

# 博客



夕阳在西天独自燃烧时分,穿过银杏的尽头,你的视线追踪西边,成排的柿子树和核桃树黝黑的枝杆倔强坚强,回望你的身后,那比正午的色彩深重的橙红仿佛是昨日的梦想,所以你反复品味着此时感人的金黄,在记忆的底板上摄下,在皑皑的白雪里成像。——摘自王利芬博客

## 在高原救鱼

漆园子

<http://blog.sina.com.cn/qiyuanzi>



2002年5月,我和红尘几个菜鸟到外面游荡。车轮滚滚一直向西,把我们带到甘孜州的色达县。那里,有一座五明佛学院,号称全世界最大,坐落在与青海搭界的一个荒凉的地带。海拔4千多米的高原上,草地沙化严重,举目望去不见一星青草,只有泛滥的黄土。前面的车轮卷起尘土,有如沙尘暴一样的景象,立即将汽车和景物一齐淹没,不见人影。几千礼佛的人在这个苦寒的地方修行悟道,他们的红色袈裟给冷峻的高原增加了些许暖色。

在我们离开五明佛学院之后的半天路程中,太阳高悬,地面没有水汽上升。口干舌燥的我们只好把口罩打湿了捂在脸上,

试图制造一点空气湿润的假象。枯燥的风景中,突然有一大片鲜亮夺目的颜色抢入我们的视线——公路旁成百上千的喇嘛和少量的藏民,他们聚在一起,匍伏于地,人群蜿蜒曲折地沿着一条正在干涸的小河伸向远方。

我们在车上猜测起来:他们在掘金?寻宝?还是在找别的什么?

当我们看见水盆水桶里那些游动的小鱼虫时,我们这些被物质社会浸染太久的人们,再次误认为他们是在寻找一种可以卖大价钱的珍稀物种,比如虫草,比如红景天或者雪莲——他们在水中大概是在寻找龙王的唾涎吧?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一位勉

强会说汉话的藏族汉子,他轻描淡写的回答让我震动:救鱼。

原来,每年五月,这一带的沼泽地就会在太阳下“缩水”,鱼虫虾米们就会如庄子所言“曳尾涂中”。于是,当地的僧俗信众就会在那几天里,万众一心地拎着小桶拿着脸盆或搪瓷大盂前去相救。他们翻开石头,用细细的树枝,将那些藏身于石块之下湿润的土里苟延残喘的小鱼小虾拈出来,放进清水里,然后送到远处的深水河里去放生。

可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捕捞时恨不得用纱布做鱼网,连鱼卵都不放过。也许他们从未听说过“环境保护”、“绿色自

愿组织”以及“人道主义”这些花花绿绿的词语,但是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无声的声明,他们才是强者。

一本弘一法师的传记里写道:弘一法师圆寂前曾交待门下弟子,“我死后你们将我法身连同卧榻一并火化,火化时务必要在榻下放碗清水。”弟子不解。法师道:“木榻久已朽坏中空,其内必有蠹虫,一旦火起它们将无处逃生,一碗清水或可挽救几条生灵……只有弘一法师这般随性自然的悲悯之心,才能与那些救鱼的人们交相映衬,而那法师床下的一碗清水、高原上的数桶河水,不只是善举,也是人道的极致。

## 带刀的文人

意林

<http://blog.sina.com.cn/yilinzazi>



李敖无疑是文人中的武士,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些犀利的文字,就像他手中的利刃,可以杀人于无形。最近又在电视上见到李敖,让我意想不到的,这个以好斗而闻名的老头,居然真的有一把刀。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每次出门时,从来刀不离身,俨然江湖侠客。

在台北的阳明山公寓,李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受采访,记者是他的老朋友。

两人聊得兴起时,李敖忽然像变戏法似的,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刀,黑色塑料刀柄,折叠式的,样子很精致。他用右手握住刀柄,熟练地用力一甩,“啪”,刀刃展开,在灯光照射下,寒光闪闪。李敖一边演示,一边得意地说:“这是在越战时,一位美军特种兵上校发明的,锋利无比,一只手就能打开。”那样子看起来怪吓人,记者很惊讶,“您没事身上带把刀干嘛呢?”李敖不假思索道:

“打架啊,我每次出门都带着它,用来防身,遇到敌人就跟他干!”

这符合李敖的战斗作风,岁月并未改变他的本色,这哪像是年过七旬的古稀老人,倒更像是个闯荡江湖的古惑仔。或许他真的需要一件防身武器,因为他太好斗,一生写文章骂人无数,树敌无数,仇人多得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如果哪天真的有人找他报仇,恐怕没有人会觉得太意外。

他这辈子虽然跟人斗嘴无数,但压根就没打过一次架。“这把刀代表了我的性格,遇到困难我不闪躲。”

我顿时肃然起敬。纵观李敖这一生,特立独行,有过荣耀加身,更多的却是命途多舛。为争取言论自由,他曾两度入狱。在那看似狂妄的外表下,包裹的是一颗不屈的灵魂,或许这才是真实的李敖。

## 洋文凭的土作坊

东方文化西方语

<http://blog.sina.com.cn/zhaihua>

假文凭的生意在美国由来已久,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就讲过美国“克莱登大学”的故事。文凭作坊近年来随着因特网的普及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花个千把美金买上一套电脑、彩色打印机就可以上网开业,比《围城》里那个爱尔兰人的打字机可强多了。

授予学位的“著名学校”其实“未经授权”,虽然不考试、不上课,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格限制,因为还要考虑你的现有知

识水平和人生经验。如果你还不够自信的话,文凭作坊的老板会帮助你分析:假如你的同事都是博士或者MBA毕业生,或者你就是个部门的主管,难道你的经验还不够当一个管理学博士吗?所以认真地追究起来,这些文凭贩子是否违反了美国法律的条文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每个人都难免有丢东西的经历,如果丢掉的是您的哈佛博士文凭呢?写信回哈佛联系当然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在美国

还有更方便的渠道。在美国一些报章杂志上不时会有“为您更换丢失的文凭”的广告。既然是“更换”文凭,所以这些文凭作坊就不拘泥于未经授权的学校,而是公然为买主开出如哈佛、耶鲁、麻省理工这样的真正著名高等学府的文凭。可任何人申请“更换”哈佛文凭就意味着您原来就有哈佛文凭,只不过是偷走了,所以说如果有欺诈的话,这个责任首先应该由自称是哈佛毕业生的买主来负。

平心而论,美国文凭作坊的兴旺主要是有市场需求,而且其中有“内需”,更主要的是“外需”,特别是来自崇尚文凭的亚洲人,其中不乏“方鸿渐”式的中国人。事情明摆着,赚钱的是美国人,违法乱纪上当受骗的是外国人,难怪美国执法当局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对我们中国人而言,事关诚信,盲目崇尚洋文凭的“内需”万万扩大不得。

## 做局

快刀洪七

<http://blog.sina.com.cn/wqadwy>

做局并非是做公司,做公司未必就是做局。

曾国藩之要一二省之实权,保荐推荐旗下之人,并为之争名分,是为做局,树立其在湘勇中之威望。

一定要入局,做局是用资源来做局的,并非有形之物,也非一般人所理解。一二省之实权即业务、用人之实权,业务者如联

通与三星,用人者如更多的职位与高薪,事业发展所依。

有此资源,就可以大量引进人才,进行培训,并让他们成长,在各个岗位上成功。就如之前所做一样,但要控制更多的资源,才有更大的能量,否则,人才不来。

有钱、有闲、有人、有物,这就是做局需要的资源。

调集、协调、部署、培训,这就是做局所要做的工作。

就公关而言,现在已经进入了集束炸弹时代,网络的专题发布就是一例。现在,靠一两篇精巧,有力度的稿已经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了,都是用专题砸,像以前一篇精彩之作一出,应者影从的情形已经很少出现了。只能在首页列出专

题,里面是一堆一堆的背景材料,各类文章,不由得你不服。这是一个速度决胜的时代,快鱼真的会吃掉慢鱼。文章不需要精,但是采取广开言路的办法,高手云集,难保没有精彩之作,而且有足够大的量。

做局,用好人,补好漏,拓好业,这就是做局。

